

禪門
人物

南泉的庭前花

程化然

——一個人的完成之十

晉時高僧肇法師，與生融教，同在羅什門下，謂之四哲。小時候，喜歡讀莊子老子，後來因為抄寫古維摩經，有了省悟之處，方知莊老猶未盡善，便綜合諸經的意旨，自己另造四論。大意是說：「性皆歸自己」。他在他的書中說：

「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雖有神有人，有賢有聖各別，而皆同一性一體。」

石頭和尚因看肇論，至此「會萬物爲自己」處，豁然大悟，後來還著了一部書，名叫「參同契」。

法眼禪師也說道：

「渠渠渠，我我我，南北東西皆可，不可，但唯我，無不可。」

同樣還有人道：盡乾坤大地，只是一個自己。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普地有，無則普天普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普地非。

肇法師還有兩句名言，說是：

「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唐陸宣大夫有一次，和南泉禪師談話當中，曾舉出肇法師這兩句話，說是：「也甚奇怪」。於是南泉便指着庭前花，並召一召陸大夫說道：

「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

花以其形姿，顏色以至香味等等，呈現於庭院內，更呈現於天地間。花之形姿各別，花之顏色各異，花之香味等等，也是各種各樣。但花之爲花，總是依舊。遠古是花，今仍是花。分明花之存在，儘可不問花形，不問花色，亦可不問花

香，以至花味等等。但此形非花，則非花形，此

色非花，則非花色，此香非花，則非花香，此味

非花，則非花味。然則花果如何？形色香味等等

，原本非花，但一成形，即爲花形色香味等等

等等。而且一切之形，莫不可成花形，一切之色

，無不可成花色，一切香味等等，固皆如此。然

則花果何物？人之視花，所見爲何？所聞爲何？

形色香味，非花本體。但人之所見者，惟形與色

，所聞者惟香與味。如併形色香味。亦俱未見未

聞，則盈天地間，何處是花？但如連形色香味

，亦俱認之爲花，則盈天地間，何處非花？依此言

之，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豈非是實？

世界所有，全是形色香味等等。花非形色香味等等，但一切形色香味等等，固皆歸於花。於此一花一世界，又何可疑？果真如此，一切歸花，花歸何處？

南泉指着庭前花，是花已歸於南泉的眼下。

陸宣有悟於庭前花，是花已歸於陸宣的心中。

今日作者談庭前花，是花又歸於作者筆觸裏

。以此而論，花歸何處，則花固東南西北皆可

，上下古今同春。即此，便是與天地同根。

以此而論「花果何物」？則花固非形色香味

，而亦不離形色香味。一切如此，萬物皆然。即

此便是與萬物同體。

以此而論「花果如何」，則我視之爲花，固

即爲花，我悟其非花，花即若失。我視花視，我

悟花悟，我性如何，花亦如何。拈花微笑，是笑

在我，亦笑在花。此中消息如何，花即果爲如何

以我視花，既如上述，然則以花視我，又豈

非：「但唯我，無不可？」

能會萬物爲一花，自能會萬物於自己。

乾坤大地，只是一個自己，在花如是，在渠

如是，在我自應如是。

只可惜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所以不

覺。亦只可惜時人有此一我，如夢相似，所以

不覺。只因不覺，花便小了，我亦小了。

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着眼

。出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我之爲我，花之爲

花，所爭究在什麼地方？

南泉以前曾參見百丈涅槃和尚，即法正禪師

。這法正禪師就問他道：

「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的法麼？」

南泉回答，說是「有」。於是法正禪師又問

他道：

「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南泉說。

「說了也。」法正說。

「某甲只恁麼？」和尙作麼生？」南泉問。

「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法

正答。

「某甲不會？」南泉說。

「我太煞爲僞說了也。」法正道。

這時候，南泉已見了馬祖，頗有了成就。他

赴各方參究，只是想有一些抉擇。他這次參百丈

涅槃和尚，便被如此一問，其實是無可置答的。

第一義是不可說，因之也就無可問。只不過百丈

涅槃和尚既是無可問而問，南泉自然也不妨無可

答而答。遂姑謂之爲「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惟涅槃和尚於此已了然於心，故於南泉之說

，雖未正面回答，但亦覺其已是「說了也。」南

泉自知對「不可說者，」實不可說，故轉請涅槃

發言，涅槃於此不致有說，南泉於此只說不會。

彼此心中了了，故未說即同於「太煞爲僞說了。」

只不過「第一義」，雖不可說，却無物無時無地不可作其象徵。所謂「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於此一花一葉，可作一象徵，一沙一石，也儘可作一象徵。我人對花無語，我人相對忘言。一到無語忘言之境，會就是不可說之境。此不可說之境，會同於第一義，但如一執着，便是玩弄光景。玩弄光景，便不能實得。不能實得，便不能受用。不能受用便大地陸沉，虛空粉碎，全無歸依，失却至寶，所謂「貪看天上月，失却掌中珠」，就只有啼噓，只有浩嘆。

眼看庭前花，象徵第一義，如此一花一世界，便又是一花一安頓。一安頓，便一切安頓。於是每一生命是一受用；每一受用是一奇蹟；而每一奇蹟又復是一常情，每一常情更會是一常理。南泉有一日見東西兩堂爭貓兒，他便把貓兒提起來，說道：

「道得即不斬」。

大家都無言可對，南泉於是把這貓兒斬爲兩段。

後來南泉把以上的話去問趙州。趙州是他傳道弟子。只道頭，便知尾，纔一舉着即知落處，心中異常明白。於是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南泉因此說：

「子若在，恰救得猫兒」。

要知東西兩堂所爭，雖爭猫兒，但實爭常理。南泉說：「道得即不斬」，那只是說兩方道出了常理，大家即歸於無事。而猫兒亦獲得了安頓，自不致於被斬。只是兩方大衆，竟於常理，無言以對，遂致禍及猫兒。由此以往，殃及池魚，禍及家國，固莫非由此常理之欠明晰。此實悲劇最究極之成因。雪竇於此有頌云：

「兩堂俱是杜禪和，攪動烟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其實是：一切本歸無事，盡歸常理。只因於

此一失，遂不免攪動烟塵，大有事在。既然如此，若非有人舉令，一刀兩段，便無了期。斬殺一貓，還來一理，於是兩方，仍歸無事。此之謂能獲常理，即獲常情，能獲常情，即獲奇蹟。如此大家便有了受用，大家便有了安頓。眼看庭前花，是一安頓。斬貓爲兩段，也是一安頓。

趙州心中雪亮。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既脫草鞋，便歸無事。於頭上戴出，便見常理，徹上徹下，徹內徹外，徹頭徹尾，徹始徹終。如此猫兒有了安頓，就救得了猫兒，一切有了安頓，便救得了一切。此雪竇所以如此頌着：

「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裡任閑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即便休。」本來無事，本有安頓，本即便休。由第一義而來，是常情常理。眼看庭前花，也是常情常理。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無不是常情常理。只不過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時人有此一箇我，也如夢相似。

南泉又有一次與歸宗麻谷兩和尚同去禮拜忠國師。行至中途。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說是：

「道得即去。」

歸宗和尚當即於南泉所畫的圓相中打坐著。

麻谷便即作女人拜着。南泉於是說：

「恁麼則不去也。」

歸宗云：「是什麼心行？」

大丈夫在世，一來一去，本是常情，但合常理。合則即去，不合則不去。圓相就是合相，歸宗坐於合相裏，那是於常情無礙，惟麻谷作女人拜，便於常理有違。無礙可去，但有違則可不去。去與不去，是什麼心理？此則由第一義來，由第一念顯。眼看庭前花，由第一義來，由第一念顯，這會是如何自在？這會是如何單純？只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於是時人於一來一去中，也如夢相似。沒有大前提，不由第一義。沒有大擔當，不由第一念。這便一切有碍，不似花形

，也不成圓相。

有一僧人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

否？」

趙州答道：「鎮州出大蘿頭。」

鎮州出大蘿頭，是天下皆知，是常事。趙州見南泉，也是天下皆知，是常事。這僧人所問，是常事，也是常事的根源。否則又何用更問？但趙州所答，是常事，也是常事的根源。否則，便答非所問。只不過，在這裡，誰又能看這常事的根源呢？不是第一義，不會有常理。不是第一念，不會有常情。而不是常理常情，便不會有常事。眼看庭前花，這是常事。只是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於是時人於一聞鎮州出大蘿頭，也如夢相似。不識源根，即無由清醒，常情如此。常理如此。雪竇頌云：

「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難得的是清醒。眼看庭前花，誰能清醒？眼看天地與我同根，本是常情，但誰能清醒？眼看萬物與我一體，本是常理，但誰能清醒？「聞見覺知非一一」，但一一是常理又是常情。「山河不在鏡中觀」，因已會歸自己，乃是一大真實。霜天月落，此意如何？澄潭照影，斯心可見。一清醒，就是圓相。一清醒，就是完成。

眼看庭前花，是一圓相。

眼看庭前花，是一完成。

只是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

如對本刊認爲滿意，

敬請介紹親友訂閱！